

漫谈高邮“三十六湖”

□ 翟荣明

《梦溪笔谈》卷二十一载:北宋嘉祐年间,有一蚌珠从天长的湖泽转入高邮的甓社湖、新开湖。一天夜里,沈括的朋友忽然看见这个蚌珠,起初,蚌壳只张开了一线,一道金光横入夜空;过了一会,蚌壳全部张开,居然有半个芦席那么大,壳中的明珠大如拳头,耀眼的银光让人不敢正视,连十多里外树木的影子都能看到;忽然,明珠飞向远方,渺茫如日光浮跃于湖波之中。庞元英《文昌杂录》亦载:孙莘老老家在高邮新开湖边。一天傍晚,天色阴晦,有人说湖中的夜明珠又出现了,莘老便与众人循草径跑到湖边,起初只微见其光,继而明亮如月。忽见如芦席大的蚌蛤,一壳浮于水上,一壳像帆一样竖着,快速地飞行。黄庭坚有诗云:“甓社湖中有明月,淮南草木借光辉。”据载,后来的南宋建炎年间,清代的1741、1759、1771、1810、1880年,高邮湖上都曾出现过甓社珠光。可见,高邮湖确曾出现过灿如日月的不明飞行物。因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神奇传说,引来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驻足流连,留下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而在这些吟咏高邮湖的诗篇中,常以“三十六湖”“三十六陂”“六六湖”称之。

北宋程节《还珠亭》:“六六湖宽老蚌乡,去来隐现本无常。”娄东诗派鼻祖吴伟业《高邮道中》:“曹生留画水,三十六陂深。”清代姚燮《三十六湖》:“湖陂三十六,烟雨至今多。”晚清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《路望高邮》:“三十六湖秋水阔,苍烟一点指高邮。”淮南书局创办者方浚颐《湖上歌》:“上有七十二涧之潞水,下有三十六陂之洪流。”陂,即池塘、湖泊,故三十六陂即三十六湖之义。《嘉庆高邮州志》也称:“凡七十二涧之瀑流,皆汇之于邮之三十六湖,汪洋浩荡,而后入海。”

前南京通志馆馆长卢前《望江南》词赞王敬之云:“传渔唱,此地有词仙。三十六陂人到否,白云白石世争传。俊赏出茶烟。”对高邮“二王”,人们往往如数家珍,而对王引之胞弟敬之则显然有些陌生。王敬之曾作《三十六湖渔唱删存》,亦简称《三十六陂渔唱》。前人皆称:王氏词宗姜夔,取姜氏《念奴娇·闹红一舸》“三十六陂人未到”句以名其集。敬之词《减字木兰花》有“愁里怀人,六六湖

头六六鳞”,亦提及三十六湖。笔者以为,王敬之以“三十六湖”命名词集,与姜夔的词句及高邮的三十六湖之说当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。

高邮湖本由若干个大大小小的湖泊组成的。自1194年黄河夺淮,至明代后期,逐步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烟波浩渺、横无际涯的高邮湖。那么古代高邮究竟有哪些湖泊,“三十六湖”之说又是从何而来的呢?

翻开《隆庆高邮州志》,高邮境内有塘下、姜里、石臼、平阿、甓社、武安、南湖、七里、张良、五湖、新开、三湖、珠湖、鹅儿白及渚洋、仲村、鼃潭、郭真等十八个湖泊。其中渚洋、仲村等被运河隔开,与今天的高邮湖并不相连。北宋蒋芝奇《题东园诗》云:“三十六湖水所潴,其间尤大为五湖。”有学者以蒋所谓“五湖”指的是樊梁、新开、甓社、平阿、珠湖。而据《乾隆高邮州志》,五湖单指五湖,而非哪五个湖泊之合称;另外,樊梁河自天长境内流入珠湖,即古之樊梁湖,樊梁、珠湖之名并未同时存在。《乾隆州志》又载有界首、平湖、蔡家、老湖、白马等数个湖泊名,则高邮境内的大小湖泊有二十余个,与北宋高邮人崔公度《明珠赋》所说“有湖隶旁,将三十所”数量相近矣,然与三十六之数还有不少差距。

王安石《题西太一宫壁二首》,其一云:“三十六陂春水,白头想见江南。”介甫先生在汴京赏春时,见到一处池塘,不由想起远在南江的三十六陂。南宋祝穆的《方舆胜览》称:“三十六陂,在江都县。”《嘉庆江都县志》亦予以引用,然均未详三十六陂的具体名称及其由来。笔者翻阅《江都县志》,江都境内只有邵伯、黄子、新城、艾陵、大石、白茆、葑蕀、朱家、瓮子、赤岸、石湖、渚洋等十余个湖泊,离三十六湖相去甚远。

邵伯湖与高邮的武安湖、南湖水域相连。若将高邮、江都两地湖泊加起来,仅运河西侧的湖泊就有近三十处,离三十六之数不远矣。故笔者以为古之所谓三十六湖,当为高邮、江都两地众多湖泊之总称。与秦之“三十六郡”“三十六计走为上”实数三十六不异,三十六湖之数,乃约言其湖泊众多之词。

熟后一点不粉,或者食时一定要吐皮,这样的蚕豆炒麻咸菜”就降了一个等级。因为它所用的新蚕豆,不是特嫩就是特老。

可是,偏偏有人嗜食特嫩的新蚕豆。“江南才子”、《夜上白》歌词作者、“鸳鸯蝴蝶派”代表人物范烟桥(1894—1967)在《茶烟歇》里云:“(新蚕豆)如在初穗时,摘而剥之,小如薏苡,煮而食之,可忘肉味。”其实,这样特嫩的新蚕豆,我们也尝过。幼时,几个小伙伴到郊外撒野,路边的新蚕豆英才结一丁点大,瘦瘦的。我们嘴馋,便摘下剥开,舌头一舔,牙齿一嚼,有一丝淡淡的甜味儿,却涩嘴得要命。范烟桥之言,实不敢苟同。也许这样特嫩的新蚕豆煮了吃,就会如范公所说的了。有机会,总得去试试,人家毕竟是“吃货”级的大美食家。

新蚕豆还有一种极有趣的吃法,用棉线穿起来,扎成一圈,煮熟,冷却,套在小孩的颈项上。小孩子一边玩耍,一边品尝。

新蚕豆的这一种极有趣的吃法,是颇有些道理的。

蚕豆又叫佛豆。据宋《太平御览》记载,蚕豆由西汉张骞自西域引进。初名胡豆。“胡”与“佛”,在有的方言区,读音相同或相近。有人以讹传讹,胡豆就变成了佛豆。有其名,亦有其实。旧时有个风俗,生日当天,众人一面念经,一面拣蚕豆;然后把蚕豆煮熟,在街口分送行人,以求添寿。因为蚕豆又叫佛豆,所以这个旧时风俗的名称就叫做“拣佛豆儿”。《红楼梦》第七十一回写至贾母八十诞辰,就有众人“拣佛豆儿”的具体描述。

乡人把佛豆的叫法落实在行动中——那一圈用棉线穿起来的新蚕豆,在他们的眼睛里,就是一串佛珠。小孩子套着它,佛主可佑其健康茁壮地成长。

说到这里,须作一点补充了。蚕豆之有学名,始自明代。伟大的中医药学家李时珍在《食物本草》里云:“(此物)豆荚状如老蚕,故名蚕豆。”

新蚕豆上市一段时间,渐渐变老。此时去掉它的皮,则曰蚕豆仁子。蚕豆仁子烧瓠子很下饭。端午节吃“十二红”,蚕豆仁子炒苋菜一定会入选。蜜汁蚕豆仁子,桂花糖蚕豆仁子,经常上酒席桌当冷盘。淡绿的身子,雪白的盘子,简洁朴素、典雅大方,吸人之眼球。只可惜——吃到蚕豆仁子,新蚕豆离下市也就不远了……

酱醋,既是中国饮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食味,也是千家万户平常生活的基本需求。据父亲讲,早年北门大街商贾云集,沿街是一家紧挨一家的店铺,经营内容包罗万象,热闹非凡。酱园是北门大街的一大特色,前店后作,以其品种齐全、工艺精良、口味纯正而名声在外。位于北门大街南端的王万丰酱园,坐西朝东,在当时颇具规模。据史料记载,该店创始人为王友竹,开始时以运销花布和酒类为主,后传至其子王祥甫时兴办酱园,继又扩展醋坊、糟坊。经过多年积累,经营规模日益扩大,所产酱醋滋味芳香,口感纯正。酱醋坊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独特的制作技艺,名闻遐迩。王万丰酱醋坊制作的香醋远销海内外,民国三年(1914年)王万丰酱醋坊生产的高邮香醋和佛手露酒,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,双双获得二等奖。王万丰酱园再往北几十米的利农社,也是北门大街上专营酱醋产品的老字号,创始人孙石君是位儒商,利农社的对外业务相对较大,辐射四乡八镇和周边县域。当时的高邮酱醋业风生水起,不仅满足本地老百姓的生活需求,而且名声在外,口碑甚好,鼎盛之时县城有大大小小几十家酱醋坊,红红火火。

我小时经常去王万丰酱园,从家里走去,也就五分钟光景。那时家里酱油没了,妈妈便拿着酱油瓶和二角钱让我去王万丰“打酱油”。我觉得那时的打酱油才是名副其实的“打酱油”。我记得家里装酱油的瓶子和现在的啤酒瓶差不多大,瓶身是深绿色的,但感觉玻璃的质地比现在的啤酒瓶厚许多,能装一斤左右的酱油。记得后来酱油还有每斤一角三分钱和每斤一角八分钱的,为了攒一点买小人书的钱,有两次去王万丰酱园打酱油,我打一角三分的酱油回家冒充一角八分的。当时还有点后怕,担心被妈妈发觉挨骂,现在看来,这一角三分一斤的酱油和一角八分一斤的酱油,在成色和口味上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,否则,我的投机取巧肯定早已露馅。我记事的时候,王万丰酱园已成为县酱醋厂的门市部,正儿八经的国营。我最喜欢的是王万丰酱园的酱瓣和大头菜。夏天的时候,去那里称半斤酱瓣,店里的老连会用散发着清香的荷叶给包上。老连是做买卖的老把式,看上去慈眉善目,红光满面,他的动作刷刮

“清澈的爱,只为中国。”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,我们生在红旗下,长在春风里,接过历史的接力棒,当勇挑重担、踔厉奋发,在复兴路上激荡青春力量。

青春由磨砺而出彩,人生因奋斗而升华。回顾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,青春之歌总是响彻中国。百年前,一大批新青年在觉醒年代纷纷觉醒,从而促成了五四运动带来的民族觉醒,掀开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篇章。百年来,一代代青年用实际行动积极投身党的伟大事业,用热血唱响青春乐章。

吾辈青年,以理想为帆,不惧远航。志存高远方能登高望远。习总书记说:“火热的青春,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。”党旗所指,就是团旗所向,作为新时代的共青团员,当与党同心,与祖国同行,这样才能发挥出自己的价值,在青春的赛道上跑出别样的风采。面对突如其来的防疫大考,在党和人民需要我们青年团员的时候,我们怎能不挺身而出,响应号召,冲在一线。自疫情爆发以来,驻扎在企业、蹲守在卡口、奔走于社区已然成为常态化工作,扫码值勤、登记查验,在核酸检测现场保障维稳、在群众咨询中答疑解惑,在一轮又一轮的核酸检测中贡献青春力量,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安全,用“党旗红”和“团旗红”守护邮城的“健康绿”。

吾辈青年,以奋斗为桨,不畏风浪。奋斗是青春的底色。五月是初夏的季节,也是百年前共青团诞生的时节,青年人就像这五月一样充满生机、充满希望。青春须早为,岂能长少年。青春不管多绚丽,终有落幕之时,但是对于奋斗者来说,这种奋斗过的精神,会是青春对自己最大的馈赠。现任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先生已经72岁了,他是我们高邮人,在当选国际电联秘书长之前,已经在国际电信联盟工作了28年。自走马上任后,他视时间为生命,有时甚至以一天一个国家的速度走访各国元首,使国际电

酱园

□ 黄士民

且到位,用荷叶给你包的酱瓣严丝合缝,决不会滴落一点出来。拎到家中放开时,荷叶香与酱瓣味交织在一起,诱人呢。妈妈常会将买回的酱瓣放在炭炉上炖一会,放入茶干丁和小葱末,经文火一熬,香味扑鼻。县酱醋厂生产的大头菜看上去金黄的,买回家过一遍清水,切出一个个小方块的形状,一口咬下去,咸滋滋、脆绷绷的,伴着几小块大头菜,一碗粥很快入肚,很爽。王万丰酱园店面宽阔,一排深褐色的柜台贯穿南北,店门完全敞开,铺面多大门多大,挺有气派。那时酱园生意十分红火,服务态度一流,童叟无欺,一视同仁。县酱醋厂作为酱园的大后方,每天源源不断地将新鲜货源用三轮车送达。厂子距离店铺不算太远,在北门大街复兴路半边桥那边。老一辈街坊说,酱醋厂的所在地就在承天寺旧址附近,老高邮都叫这边“坛坡子”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县酱醋厂生产热火朝天,装货的车水马龙,周边县市都来这里拿货。家里有个亲戚在厂里做负责人,我常去那里玩,印象最深的是厂区大院内那几十口大缸,一溜边排得整整齐齐,上面还盖着斗笠状的竹编护栏。据说这些结实的大缸是装制作酱油原料的,要晒够晒足,直至满足工艺要求。当时觉得场面挺壮观的,微风一吹,香味四溢。酱醋厂每年过年生产的米甜酒供不应求,一口入肚,香甜弥漫。

一位城市规划学者说,对一个城市的要求,不过就是能散步的街道、空气中隐约的植物香、人与人之间适当的距离、可信赖的食物以及能阅读和发呆的地方。这么多年,高邮酱醋不仅是高邮人偏爱的佐料,也是外地人可信赖的品牌产品。如今,酱醋厂还在,只是厂区内空荡荡的,静得让人心慌。老酱园还在,但没了往日的门庭若市,店面也发生了很多变化。

漫步北门大街,好像依然能听见当年酱园里的人声鼎沸。想念儿时王万丰酱园老连用荷叶包的酱瓣,非常想。

以青春之我书写时代之高质量发展

□ 郁思捷

联的战略部署得以实施。虽然赵秘书长在年龄上已经青春不再,但是从青春时期就烙下的奋斗底色一直未曾褪色。因此,奋斗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把我们的青春不断延长。

吾辈青年,以创新为刃,冲破桎梏。北京冬奥会是今年大家都热议的话题,青春的热情与冬奥赛场的冰雪交融,碰撞出梦想的火花。“凌空雪场”的谷爱凌、“一鸣惊人”的苏翊鸣、“龙腾虎跃”的李文龙等青年健将用努力的印记打破记录,突破自我,为国争光。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之魂。作为基层工作者,我们每天所做的工作也许繁琐又重复,但如何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中找寻创新,是我们要深思并实践的。犹记得工作第一年在人社局,经常听到并挂在嘴边的口号是“让数据多跑路,让百姓少跑路”。如今身处基层深感这句话是通用的,只有懂得创新,才能带来便利,为基层百姓改善民生贡献新智慧。

时序轮替中,始终不变的是青年的身姿;历史坐标上,始终清晰的是青年的步伐。因为我们所站立的这个地方,正是我们的中国,我们有光,中国就不黑暗。生逢盛世,重任在肩,于人生定向之时,当立鸿鹄之志,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,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跑中,跑出青春的华章,跑出高质量的时代风采。作为基层青年,我们当肩负起建设好基层、改善好民生的历史使命,勇于创新创造,矢志艰苦奋斗,把光和热洒向大地,在乡村振兴的征途迸发出青春的光彩,把光荣镌刻进历史行进的长河里,为邮城的高质量发展增添自己的一份青春活力。